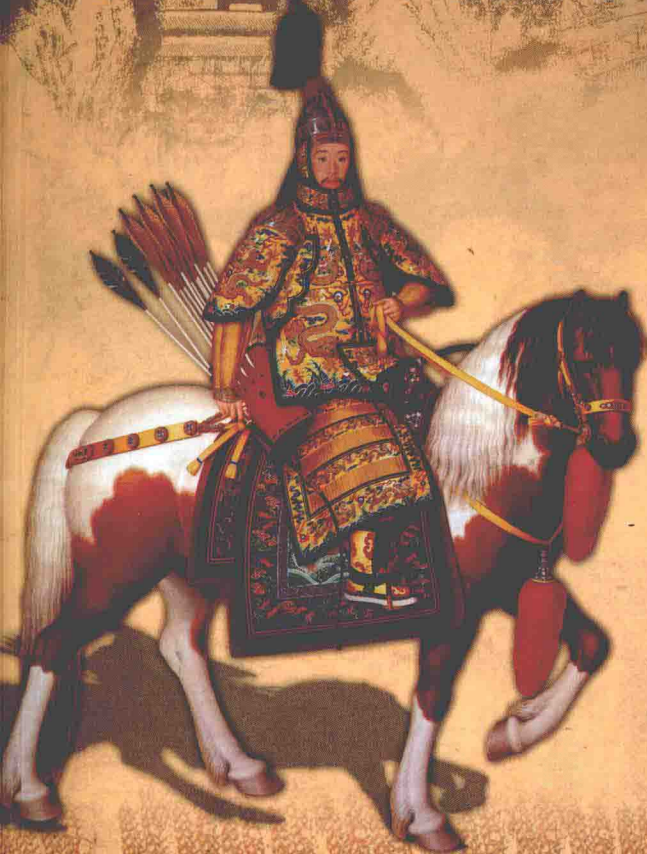


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征服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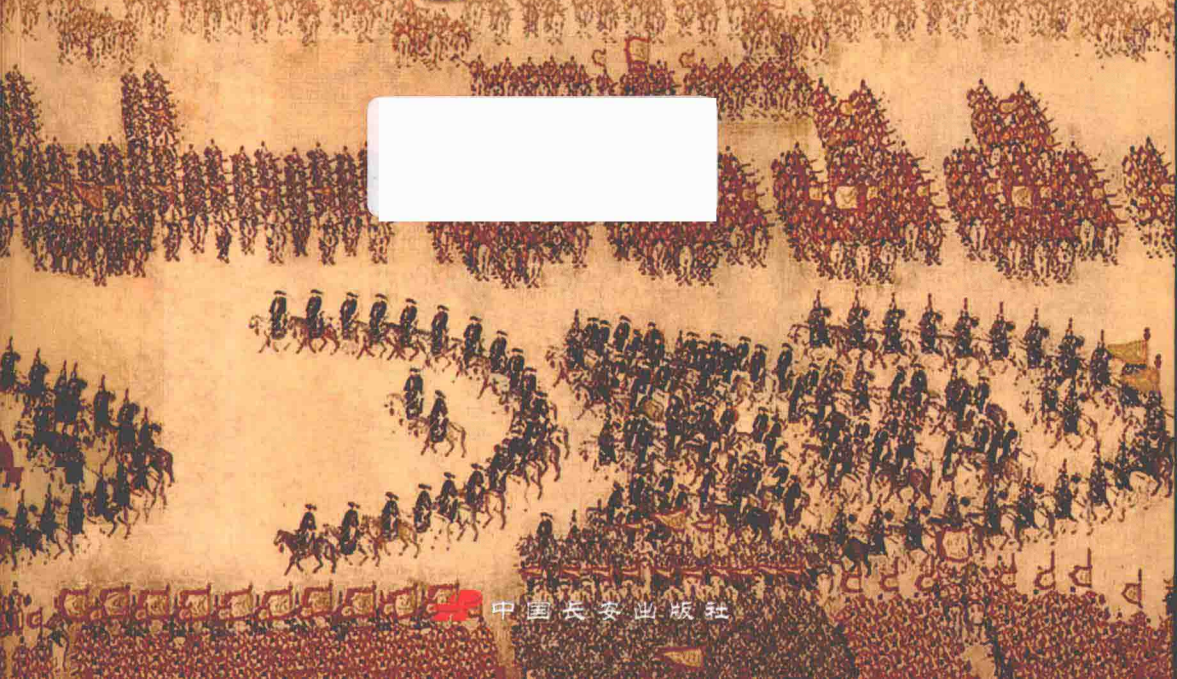
指文 战争事典
WAR STORY 特辑 029



兴衰全史



指文烽火工作室 著



中国长安出版社

指文® 战争事典 特辑 029

女真兴衰全史

指文烽火工作室 著



中国长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真兴衰全史 / 指文烽火工作室著. -- 北京: 中国长安出版社, 2015.7
ISBN 978-7-5107-0939-5

I. ①女… II. ①指… III. ①女真-民族历史-研究-中国 IV. ①K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68734号

女真兴衰全史

指文烽火工作室 著

出版: 中国长安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东城区北池子大街 14 号 (100006)

网址: <http://www.ccapress.com>

邮箱: capress@163.com

发行: 中国长安出版社

电话: (010) 85099947 85099948

印刷: 重庆大正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1092mm 16 开

印张: 14.5

字数: 300 千字

版本: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07-0939-5

定价: 49.8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前言

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女真民族拥有悠久的历史，他们在我国东北的白山黑水间繁衍生息了三千余年。《东夷考略·女直》记载：“女直始著东汉，曰挹娄，古肃慎国也……自汉臣属夫余……历元魏，号勿吉……入隋，号靺鞨……”

无论是先秦史籍中的“肃慎”、汉晋时期的“挹娄”、南北朝时期的“夫余”“勿吉”，还是隋唐时期的“黑水靺鞨”、辽宋元明时期的“女真（直）”，抑或清立国后的“满族（旗人）”，虽所属部族存在一定的差异，且所居之地也不尽相同，但从民族融合及历史沿革的角度来看，皆系一脉传承，并以其鲜明的民族性在历史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完颜阿骨打创立的“金”，以及努尔哈赤奠基、皇太极建立的“清”，更让女真民族成为我国古代唯一一个两度成功崛起并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

让我们翻开史籍，从浩若烟海的文字中，去追溯女真民族的滥觞之地，尝试还原他们的历史面目，以探究他们的生存轨迹以及两度成功崛起的秘密。

目录

蛰伏入贡 从肃慎到靺鞨

栲矢石罟: 肃慎	2
夫余之畔: 挹娄	9
筑城穴居: 勿吉	15
海东盛国: 渤海	18
女真之源: 靺鞨	32

完颜崛起 从女真到大金

金色安车骨: 完颜	41
伺机而起: 完颜阿骨打	46
崛起之基: 勃极烈、猛安谋克	52
入主中原: 大金	59
国灭族存: 女直	65

建州三卫 从边卫到边患

归附明廷: 女真三部	72
忠心护边: 建州女真	79
变忠为叛: 成化丁亥之役	88
贡路喋血: 王杲之叛	94
兵锋难挡: 李成梁镇辽	100
海西女真: 王台汗称雄	107
三卫消亡: 爱新觉罗崛起	115

满洲崛起 从建州到大清

遗甲起兵: 统一建州	126
羽翼丰满: 赫图阿拉称汗	132
兄弟相残: 圈禁舒尔哈齐	139
建立后金: 反叛明廷	145
鏖战萨尔浒: 攻守互易	150
攻略辽沈: 计丁授田	157
野蛮屠戮: 反抗迭起	164
改族满洲: 大清建立	169

八旗建制 从满洲到旗人

改革牛录: 从四旗到八旗	181
海纳百川: 各族入旗	188
八旗军制: 京营与驻防	199
旗人社会: 上三下五	204
自成一体: 从旗人到满族	209

附录

满洲考辨——众说纷纭	216
------------	-----

蛰伏入贡

从肃慎到靺鞨

撰稿 / 李冬莉 郭廷春

关于女真人的起源，《满洲源流》记载：乾隆皇帝曾经说过，金的先祖出自靺鞨部，也就是古肃慎之地。等到清朝肇兴的时候，“旧称满珠，所属曰珠申”，由于汉字相沿，慢慢地讹为“满洲”，其实就是古肃慎，也就是“珠申”之转音。这也就是说，乾隆承认女真人的祖先是肃慎人。



楛矢石柝：肃慎

传说在舜禹时代，肃慎就开始与中原地区进行往来。《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虞舜时，方圆五千里的地方，就有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等地。这里所说的息慎，也就是肃慎，属于“东北夷”。《竹书纪年·虞舜二十五年》还记载了“息慎献弓矢”的事情，也就是肃慎向周武王入贡“楛矢石柝”。到周成王时，肃慎氏来朝。康王时，肃慎再次来贡。由此可以想见，春秋以前，肃慎或许已经臣服于中原。

尽管《尚书》、《逸周书》、《左传》、《国语》、《山海经》等先秦文献记载了肃慎在燕的东北方或长白山北，但并没有说

明肃慎的具体地理位置及所辖范围。曾任中国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会理事长的孙进己先生则认为“将古肃慎的地理位置定在松花江以东比较合适”。

“肃慎”之名的考辨由来已久。《史记·虞帝纪》称其为“北发”、“息慎”，而郑元说“息慎或谓之肃慎”；《后汉书·挹娄传》则说其就是古肃慎，并说这一名称到汉朝时就没有了；而到魏、晋之时，史臣们还在用“肃慎”这个名称，所以说“东汉无肃慎”之说不太确切。也就是说，从汉代开始，对肃慎的称呼就有了歧义。《满洲源流考·卷一·部族一·肃慎》考证说：宋刘忠恕称金的姓氏叫朱里真，而北方人读“肃”为“须”，“须”和“朱”同韵，“里真”



翱翔的海东青

二字连读起来很像“慎”，这也许就是“肃慎”的转音，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这是姓。清朝立国之初旧称所属叫“珠申”，也是“肃慎”的转音，而汉人对此产生歧义，“或为稷慎，或为息慎”，其实是一回事。

看来，无论是“息慎”、“稷慎”抑或“肃慎”，都应该是同音异译，都指虞舜至东周时期与中原发生来服关系的肃慎人。这在《竹书纪年》《大戴礼记》等书中都有记载，但由于缺少肃慎族与汉族交往的记载，可推知或许那时还没有汉族人前往肃慎之地。

关于“肃慎”的词义，也有很多说法。如薛虹（东北古代史专家）认为是通古斯语中“人”的意思，傅朗云（中华民族史专家）认为肃慎由鸛鹑鸟（雁的一种）而来，崔广斌（学者）则认为肃慎即“东方之鹰”，汉译为“海东青”。

其实，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而把这些说法融合在一起，即为“肃慎”的完整含义。从先秦史籍又称肃慎为“息慎”、“翟慎”看，前一字可以三变其音，而后一字却一成不变，可知“肃”“慎”两字当分指两事。崔广斌以为“肃”即女真文中的“贡”，意为“东方”。商人在其甲骨卜辞中称“东方曰析，风曰窃”，“析”与息慎的“息”音同，所以息慎也就是析慎。卜辞文简《国语·周语下》称：当年武王讨伐殷的时候，“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经丁山先生考证，殷周之时，析木之津的确在东宫，所以甲骨文中的“析”，应当是“析木”的省称。“析”或“析木”又是什么东西呢？从“息慎”又称“肃慎”看，这件东西的名字应该叫“析木”或“肃木”，

符合这条件的便只有蒙古语的“箭”。

有的史书称肃慎为“东夷”。《礼记·王制》载：“东方曰夷。”夷，是中国古代对东部民族的称谓。从“夷”字的构成上看，似与弓箭有关；《说文》解释“夷”的字义为：“从大，从弓，会意，弓所持也。”“夷”的本义是“东方之人”，大与弓字型的叠加，说明这东方之人是持弓之人。另外，如前面所说，从满语词源上分析，肃慎、挹娄、女真是同音异译，都有满语“箭”的意思，引申来说便是“带箭的人”，即“猎人”。以上都与“夷有大弓”相联系，可以佐证肃慎族制箭历史之悠久，以至于影响到了文字的创造。因此，古史文献中关于肃慎族系的记录大多与“楷矢石弩”相关。

《国语·鲁语》就记载了一则孔子识箭的故事。一天，陈惠公的院子里从天上掉下一只凶猛的鸟，被楷矢石弩射中。陈惠公不明其来处，便派人把中箭的鸟送到已在陈国居住三年的孔子住处，向其请教由来。孔子看罢说，这箭便是肃慎国的楷矢石弩。周武王一统天下后，便通告夷蛮各部以当地名优为贡，而肃慎国即以楷矢石弩为贡品。为使周王朝的威名远扬不衰，武王命人在箭杆上刻“肃慎氏之贡矢”字样，并把贡箭分赐给同姓自家人以示亲近，又赐给异姓下属，警示他们莫忘臣属地位。当时分赐给陈的便是那种箭。惠公想，若派人到其祖庙去了解，可能会找到贡矢之藏处。其后，果然找到了周武王所赐的刻有“肃慎氏之贡矢”的金箭盒。从孔子对肃慎人弓箭的了解，也可看出在春秋时代，“楷矢石弩”已经成为肃慎人的特有标志了。

所谓“楛矢石矰”，是肃慎人用楛木做箭杆，石头做箭头制成的长矢大箭。楛木是生长在大小兴安岭寒带地区的一种坚韧的灌木类独特树种，是优良的箭杆材料；石头为青石，也称黑曜石。许慎《说文》中注释说：“楛，木也，今辽左有楛木。”这里的“辽”是个宽泛的概念。《后汉书·东夷传》记载：挹娄，也就是古肃慎国。他们的种族人众虽少，但都很勇敢，他们住在高山险要的地方，善于射箭，能射进人的眼睛。他们的弓长四尺，箭用楛木做成，长一尺八寸，用青石做箭头，箭头上抹上毒药，射中人立即死亡。可见肃慎人自古精于箭射，甚至能从远距离射中人的眼球。

《魏书》在介绍勿吉时也说他们善于射猎，“弓长三尺，箭长尺二寸，以石为镞”。“楛矢石矰”就此成为肃慎人习于狩猎、采集的标志，也让肃慎人的制箭术成为记录其历史和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

后来，以楛木为箭杆的箭便成了献给中原朝廷的例贡，一直延续到清代。据史书记载，由肃慎始，之后挹娄、勿吉、靺鞨等以“楛矢石矰”作为贡物进贡中原王朝的历史长达一千六百多年。

比如，自帝舜时期始，息慎氏“贡弓矢”，接着周武王时肃慎人人贡“楛矢石矰”。之后，深得中原王朝赏识的“肃慎氏楛矢石矰”便成了一种“品

牌”，甚至不管肃慎后人以何族名义所臣贡的上品，都以箭为代表，“楛矢石矰”也就成了肃慎族的代名词。

此后，在夏商两代，也都有肃慎“来服”的记载。西周时肃慎连续入贡三次，分别是在武王、成王、康王之时。《左传·鲁昭公九年》记载，周景王曾说，武王在克商的时候，让詹桓对晋说肃慎、燕、亳都是我们的北方领土。

虽然夏商周三代肃慎人贡中原之事史书屡有记载，但秦汉时肃慎却不再有来朝之事。如果周康王时的那次入贡为先秦最后一次肃慎来朝的话，直到曹魏之时朝贡才得到恢复，其间有约一千二百年的时间，肃慎与中原王朝的朝贡关系完全中断。

《晋书·肃慎传》记载，魏景元末，肃慎来贡楛矢、石矰、弓甲、貂皮等物品。有人据此认为，汉唐间肃慎第一次入贡中原王朝是在魏元帝景元末年^①，但其实这并不是肃慎在周代之后的第一次重新入贡。据

《三国志·魏明帝本纪》记载，青龙四年（236年）五月，肃慎人已复献楛矢。《三国志》之本纪所记来源于实录之类原始资料，成书年代远早于《晋书》，应该说是可信的。《册府元龟》也有肃慎氏于青龙四年“贡楛矢”的记载，可为佐证。因此，肃慎族首次入贡曹魏不是在景元末，而应是在青龙四



◎ 早期肃慎的楛矢石矰

^① 末年为公元264年，《三国志·魏书·卷四·陈留王纪》中记为“景元三年（262年）夏四月”应为同一次。



◎ 战国时期肃慎的位置

年。三国和两晋时期肃慎向中原王朝纳贡的次数，根据《晋书·肃慎传》记载，“凡四次”，即三国时来过一次，晋时来过三次。这段记载对百年间肃慎对魏晋的朝贡进行了概括，然而并不准确和完整。如前所述，《肃慎传》缺记了青龙四年的那次朝贡。其所记两晋时期的三次来贡，也都未有明确纪年。“武帝元康初”那次，西晋武帝并无元康年号，元康为惠帝年号。《晋书》中两帝的本纪里只有“武帝本纪”载有咸宁五年（279年）十二月“肃慎来献楛矢石砮”。“元帝中兴”那次，同书“元帝本纪”中仅有的一次肃慎来贡记载是在大兴二年（319年）八月，两者所记应为同一事。“通贡于石季龙”那次的记载最为详细，有学者认为这次入贡是在后赵石季龙建武六年

（340年），但没有进一步史料证据支持。

另外，史料中还有两条肃慎入贡的记载。一次是后赵石勒时，“高句丽、肃慎致其楛矢，宇文屋孤并献名马于勒”，记事在石勒改元建平后不远，是建平年间（330年9月—333年）事。另一次是前秦苻坚建元年间（365年6月—385年7月），鄯善王、车师前部王来朝，大宛献汗血马，肃慎贡楛矢。加上这两次入贡，魏晋时期肃慎共有七次入贡。

两晋之后，肃慎族的状况在史书中鲜有记载，但仍可查到其入贡中原王朝之事。据史料记载，南北朝时期，肃慎族曾分别向南朝宋和北朝的北齐朝贡过一次。《宋书·卷六·孝武帝本纪》记载，南朝宋孝武帝大明三年（459年）十一月六日，肃慎



◎ 肃慎人的生活场景（复原图）

国献楛矢石罫。《宋书·卷二九·符瑞志下》、《南史》中对此事也有记载。入贡北齐那次是在天宝五年（554年）七月。北齐时的这次入贡是史书中可查到的肃慎族最后一次向中原王朝朝贡，此后就再不见记载。

从上列各次朝贡可以看出，从公元236年到公元554年，长达318年间，肃慎仅有九次向中原王朝纳贡，来贡间隔时间短则数年，长则近百年，入贡的月份有明确记载的也无一相同。其朝贡的对象，分别为七个不同的政权，这足以说明肃慎族与中原王朝始终没有建立稳定、连续和制度化的朝贡关系，其入贡带有很大的随意性。

关于肃慎朝贡的地点，史书大多没有明确记载，如景元三年的那次入贡并没有到曹魏都城，而是在边郡辽东，由辽东郡转运洛阳。而大兴二年那次，《晋书·肃慎传》说是肃慎“诣江左贡其石罫”，到晋都建康入贡。关于回赐的记载也很模糊，仅《晋书》曾说“赐其王僭鸡锦罽、绵帛”。

关于肃慎的贡物，九次朝贡中有明确记载的有七次，后赵石季龙和北齐文宣帝这两次史书仅言来贡，未记贡物，其余七次朝贡的贡物中都有楛矢，除此之外附有石罫者四次。其中唯有景元三年（262年）所记最为丰富，且有具体数额：“弓三十张，长三尺五寸，楛矢长一尺八寸，石罫三百枚，皮骨铁杂铠二十领，貂皮四百枚”。这些贡物大多是东北特产，特别是貂皮，更是著名的“东北三宝”之一。貂皮是哺乳动物貂的皮毛，从古到今一直在皮草行业中占据重要地位。比如在近代，皮草是

沙皇俄国的主要出口商品。1672年一年，沙皇俄国控制下的东西伯利亚向中国输出了13000张貂皮。到了18世纪初，皮草甚至占其对外贸易总值的80%以上。比如法国学者加斯东·加恩在1728—1729年北京俄国商队的账册中发现，1728年，仅俄罗斯一支商队就带出了210万张皮草，在北京卖出100多万张松鼠皮、20万张银鼠皮、15万张狐皮、10万张貂皮，交易总额将近1000万法郎（约22万金卢布）。又比如根据王少平《中俄恰克图贸易》一文参考的俄文资料《俄中通商历史统计概览》，在1800年，俄国经营皮草和茶叶的边贸小镇恰克图（“恰克图”在蒙语中意为“有

茶的地方”，但在近代却以经营皮草为主。1768—1785年，俄国商人经恰克图输出的毛皮占输出货物总值的85%，1792—1800年占70%—75%）的贸易额达到8383846金卢布，沙俄政府从中共征收了715364卢布的关税，占俄国全国关税的20%—38%。一个恰克图的收入就抵得上俄国三个省的收入！

仅就古代而言，如果说“楛矢石砮”映射下的擅长弓射，代表着日后女真民族崛起的武力基础，那么貂皮映射下的皮草贸易，则代表着日后女真民族崛起的经济基础。

貂皮以紫貂皮最为珍贵。《后汉书》载：“挹娄出好貂。”清朝人方观承在一首《竹枝词》中写道：“估客釜敲声在臂，虞人貂眩紫堆腰。相逢不用频争直，易釜惟凭实釜貂。”釜在边远地区很少见，贸易刚开始发展的时候，就用貂来换釜。根据釜的大小来装貂，装满釜后才交换，后来用一只貂就能换好几个釜。

向中原皇帝进献貂皮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呼兰府志》记载：“自肃慎氏以来，历代贡品也”；《晋书》载：“肃慎贡貂皮”；《辽史》载：“开泰七年（1018年），铁骝五部岁贡貂皮六万五千”。《黑龙江述略》亦载：“黑龙江土贡以貂皮为重。”“贡貂，头等72张；二等170张；上三等430张；中三等2570张。”《黑龙江外记》记载：“嘉庆十五年（1510年）夏贡紫貂皮一等为42张，二等为140张，好三等280张，寻常三等4943张。”清代对貂贡研究颇细，将貂皮分为四等，即一等、二等、好三等和寻常三等。甲皮不入选，多选乙皮一张，甲出银三两偿乙。《黑龙江外记》载：“雅发俄伦春，则不然，其所纳皮张，较胜他部。

故一等足额，其余入于二等。二等所余入于好三等。而皆按定价由库给银，以酬其所余之数。”“布特哈交纳貂皮，先自己定等。寻常三等之外，皆以绞签标记。红绞者索伦达呼尔物。绿绞者，摩陵阿俄伦春物，黄绞者雅发俄伦春、毕拉尔物也。”

纳貂贡的季节，就像过节一样热闹，很像一次规模很大的交易会，号称“出尔罕”（亦作“楚勒罕”，汉译为“盟会”）。最初地点设在齐齐哈尔城西北四十里的因沁屯（原名克伊勒屯），乾隆六十年（1795年）改在城内。参加“出尔罕”者，有的来自呼伦贝尔，有的来自蒙古诸部。《龙沙纪略》载：“出尔罕者，兵车之会也。地在卜魁（齐齐哈尔）城北十余里……将军选贡后，始听交通，凡二十余日。”《黑龙江述略》云：“五月纳貂之期。各部大会于齐齐哈尔城。卓帐荒郊。皮张山积，商贾趋之如鹜。”选貂皮的时候，将军、付都统都要亲自参加。《黑龙江外记》载：“选貂之制，将军、付都统坐堂上，协领与布特哈总管，分东西，席地坐，中陈貂皮，详视而去取之。”一等、二等定后，将印盖

在皮的背面，然后封存起来，准备运走。没有脸上等的，将其中的一只爪子割掉，抹除印记，还给进贡者。如果皮背无印，四爪不全，即是未经检验的私货，谁也不敢购买。

捕貂是艰难的。《盛京通志》载：“布特哈人，岁资粮入山采捕。利在大雪，故秋去春始还。往往有空手归者，则貂之难得可见。”这是因为紫貂往往生活在人迹罕至而气候又十分寒冷的森林地带。它栖息的地方，重峦叠嶂，海拔多在1000—2000米。匍匐在地的青松亦称僵松，紫貂经常在这里觅食松籽。另外，鸟类及越桔、花楸等浆果也都是它的美食。紫貂行动特别敏捷，善爬树、游泳，遇到大风雪或者有危险，它即潜入洞中，五六天不出来，使猎人难以捕捉。《黑龙江外记》载：“见人走入穴者，取之如探囊。升木则稍难。然守待旬日，亦有到手之时，惟匿石碑者，则无计可施。”因此，捕貂也得看时机，多在大雪以后，这样容易发现紫

貂的活动痕迹，也容易找到它的洞穴。另外，此时紫貂的毛皮质量也十分好。

据记载，捕貂基本上有三种方式：诱捕，《魏书》说，勿吉以尸捕貂，貂食其肉，多得之。犬啮，《龙沙纪略》载：“貂产索伦之东北，捕以犬，非犬则不得貂。”“貂犬前停嗅深草间，即貂穴也，伏伺擒之。或穿树林，则人犬皆息，以待其下。犬惜其毛，不伤以齿，貂亦不复动，纳于囊，徐俟其死。”网捕，猎人多根据紫貂的足迹找到它的洞穴，然后把网敷于洞口，再用草熏烟。紫貂怕烟，跑出即落入网中。有《打貂行》歌一首，形象生动地记述了网捕的方法及优点。歌曰：“打貂须打生，用网不用箭。用箭伤毛皮，用网绳如线。犬逐貂上树，打貂人立树边路。摇树莫惊貂，貂落可生捕，皮完脯肉供匕箸。索伦打貂三百户，白狼苍鹿责同赴。九天阊阖上方裘，垂裳治仰维虫助。”这些捕猎方法的特点是能活捕，不伤皮毛，保证貂皮的质量，好获一等貂。

◎ 北魏宁懋石室画像上的貂头头饰



貂尾在古代是一种官阶的象征，也是少数民族的一种头饰。《后汉书·舆服志》载：“武冠侍中中常侍加黄金珥，附蝉为文，貂尾为饰。”这种装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徐广考证道：“貂紫蔚，彩润，而毛彩不彰，灼。北方寒凉，本以貂尾暖额，附饰于冠，

遂为首饰。”可见加饰貂尾是从取暖御寒开始的。《黑龙江外记》载：“土人官戴纓帽，兵带貂尾帽，貂尾一双，七之为貂纓。官役用之。”又云：“兵帽冬皮，春、夏、秋皆絨……而墨尔根等城草帽亦缀尾，兵丁之便服也。”

夫余之畔：挹娄

肃慎族自南北朝以后消失。肃慎之名的消亡，应该有很多原因。

第一，虽然古肃慎与中原多有往来，但尚处于原始社会阶段。《晋书·卷九十七》记载，那时肃慎疆域广袤数千里，位于深山峡谷之中，道路艰险，车马不通。肃慎人夏天的时候巢居，冬天则住在地穴里。根据相关考古证据，肃慎人已经懂得饲养动物，农耕经济已出现，使用打制或磨制的石器，但主业还是渔猎。

第二，古肃慎人没有文字，只有语言。在与中原的往来过程中，由于存在极大的语言障碍，故以汉字书写的史书对其族氏的翻译极易产生讹误，这就导致了后来“肃慎”等族名的译音之名的差异，从而影响到史学家判断其渊源。

第三，在中国古代，活动于吉林、黑龙江一带的原始部落众多，他们互不统一，各部落群之间都有向外联系的独立性，其联系程度以部落的势力强弱为基础。故此，肃慎入贡的间隔有时很长。

总之，女真的先民肃慎人与中原王朝

的联系很早，并以称臣纳贡为主。对此，中原王朝的史料也多有称赞。《大戴礼记》称颂虞舜、禹、成汤、文王“文明教，通于四海，海外肃慎，北发渠搜，氏羌来服”。《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说，自虞至周代，西戎有白环之献，东夷有肃慎前来朝贡。此外，《尚书》、《左传》、《国语》、《山海经》、《史记》、《汉书》等文献均有记载。以至于后来“肃慎来服”竟成了体现圣明君王文治武功、威德远播四海的一个标志。因而，历朝历代中原王朝政权都十分在乎肃慎的进贡。

可以说，肃慎族以氏族部落的身份向中原王朝称臣纳贡，与中原发生政治关系，进行经济文化交往，与之和睦相处，作用于族系之生存发展，为女真民族日后的崛起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不过，虽然中原史书里没有了肃慎族名的记载，但肃慎族并不是消失了。根据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共同特点，肃慎其实是一个大的族系，内部包含着不同的民族或部族。肃慎以及日后的挹娄、勿吉都是这一族系中的成员，不同时期势力此消彼长，哪一部族势力最大，哪一部族的名称

就成了整个族系的名称，或者哪一部族与中原政权联系了，中原政权就将该部之名称成是整个族系的名称。先秦时期肃慎部与中原保持联系，中原政权便以“肃慎”来称呼整个该族系。西汉时期挹娄部最为强大，广为人知，族系遂改称“挹娄”。南北朝时期勿吉部强大起来，并与中原政权建立了联系，“勿吉”自然就成了整个族系的代称。

魏晋到宋代的学者也秉承着这样的观念。《通志·四夷传第一·东夷》记载：“古之肃慎，疑即魏时挹娄……魏以后曰勿吉国，唐则曰靺鞨。”挹娄、勿吉、靺鞨或许都是不同时期整个肃慎族系的代名词。肃慎族系在一个时期被其中某一部族之名代称，只能说明这一时期这个部族最强大，

最有影响。其中，挹娄就是一个显著的代表。

“挹娄”之名始于公元前1—2世纪也就是汉魏时期，古人一般认为其是肃慎在汉魏时期的改称，“挹娄乃古之肃慎氏之国也”。但总体上，比较稳妥的观点是，挹娄是原肃慎境内的一个部族，属于肃慎族系，是女真民族的先民之一。

关于“挹娄”的含义有两种说法：一说意为“鹿”（以其音近通古斯语“鹿”），一说近乎满语“叶鲁”，意为“岩穴”。

史载，挹娄的渔猎业非常发达，狩猎工具以弓箭为主。此外，挹娄人向中原王朝进贡的“挹娄貂”也非常有名。

善用长弓巨箭、进贡貂皮这些记载与肃慎极其相似。不过，挹娄人也有着自己的特色。比如挹娄石弩已有很大的改进和



◎ 复原的挹娄房屋

发展。在距今一千七百年左右的黑龙江省宁安县东康遗址中，发现了仿金属工具制造的圆铤双翼石簇以及三棱形骨簇。此外，在挹娄遗址中还出土了大量的石网坠以及钩网器和精细的鱼钩，表明当时他们已熟练掌握网捕和钓鱼等捕捞方法。另外根据考古证据，当时的挹娄人已经掌握了造船技术，不过具体的制造方法史料已失载。

关于挹娄的地理位置，《三国志》和《后汉书》都说在夫余东北千余里，东临大海，南与北沃沮接，而北边不知到哪里。此外，《太平寰宇记》、《文献通考》中也都有相似的记载。这样一个地域，相当于现在的松花江下游、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东至日本海，北至俄罗斯远东地区。

关于挹娄接下来的记载，就有了鼓角争鸣的味道。《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第三十卷说，挹娄人自汉开始就臣属夫余，后由于税赋过重，在黄初（曹丕年号）中期叛离了夫余国。

挹娄族摆脱夫余国统治，是女真先民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转折点，这表明女真已经有了强大的政权组织、较为发达的经济实力以及规模宏大的城池，并能够在战场上战胜夫余国这个我国古代东北地区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少数民族国家政权。

夫余族称最早见于《史记·货殖列传》，有燕“北邻乌桓、夫余”之语。古人有说西周时古九夷之一的“凫夷”即夫余的异写。根据《后汉书·挹娄传》和《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中自汉朝挹娄臣属夫余的记载，则夫余之称在西汉以前，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已经存在。

夫余一词，由“靺”缓读演变而来，它反映了夫余族的成员主要是靺貊人。靺貊是我国北方和东北地区的古老民族，公元前11世纪以后（西周时期），史书已有关于其活动的记载。不过，在先秦文献中，该民族通常以单称“貊”或“靺”出现。靺，《吕氏春秋·持君览》、《逸周书·王会篇》等亦作“穆”，汉以后的史书才作“靺”，或作“穆”。貊，《周礼》、《战国策》、《孟子》、《荀子》、《管子》等有关篇章中亦写作“貉”，汉以后的史书或写作“貉”，或写作“貊”。

“靺貊”连称最早见于春秋时代的《管子》。“靺貊”称号，最初似为貊（貉）族居住靺地（近海傍水之地）部落的名称，后来成为北方貉族的统称可能与这个民族诸部不断向东方近海之地迁徙有关系。貉族的来源，似与商族有一定联系，至少有一部分是商族。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迁至东北地区的靺貊诸部又先后融合了当地的肃慎和东胡两族，因此，在战国末和汉魏时期，靺貊成了分布于今东北和朝鲜地区的一个庞大族系。可见，夫余与肃慎是有一定渊源的。也有史学家称夫余国王族或来自鲁国公室，是中土流入瑕丘仲的后人。

根据《后汉书》、《三国志》、《晋书》记载，夫余“其国殷富，自先世以来，未尝破坏”。由此可知，当时夫余已确立了稳定的统治体制，与中原的汉王朝保持着友好关系。

东汉建立以后，双方关系更为密切。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夫余主动向东汉遣使，光武帝也允许与夫余每年通使。由此至公元2世纪前，夫余与东